

禾 马



情 劫

雪之三传月银

内容简介

水之王寻寻觅觅，将满心的情爱给了无情女。
强烈的占有如同宣誓，对她的拒绝不当一回事，
执意改变她清心寡欲的念头。
她一心修行，不愿有情爱的纠缠，
却被他用双臂锁住，
不惜用生命来反抗他的糊涂。
一场情劫耗尽了心力，换来无缘的结局，
在到命在旦夕，他扮演绝情的人放她自由离去。
背弃承诺的选择让她伤心不已，
难道爱只有失去才懂得珍惜芽

一校：

二校：

打分：

政治：

色情：

封面小语

背弃承诺的选择让她伤心不已，
难道爱只有失去才懂得珍惜芽

传说中的银月.....

在遥远的年代，世界尚是一片原始的时候，存在着一个族群，名唤“银月”。

他们以月为神、以月为尊、以月为生活的惟一信仰。原本他们是最自然无伪的一族，拥有操控自然、长生不老的能力；然而随着族人与外界的频繁接触，渐渐失去了最初的真诚无私，依附银月而拥有的特殊能力也逐渐消失。

如今，银月尚在吗？

没有人知道。

传说最后一代的银月王族是名公主，她的美丽绝尘足以令世间的人倾倒，特殊的身世令她一出生便拥有强大的法力，被视为银月族惟一的女王。然而再大的力量也无法挽回全族灭亡的命运，争斗不止，银月之地不复存在，最后，她也随着一段凄美的爱恋消失了踪影。

她说：“人心或许会迷失，但银月永随天地长存。我将尽全部的力量，永远守护着银月族人。”

银月族真的存在吗？

传说只要能得到银月公主的祝福，便可以得到一生一世的幸福。没有人深究过这项说法是真是假，曾经为追寻永生秘密而探索的人全都无功而返。逐渐地，这些古老的记忆开始被遗忘。

百余年后，世界分为四个国境：风、雷、水、火。

在银月消失的混乱时代中，分别有四族人，在其具有远见的王者带领下，各据一方建立了自己的国家。为了消弭长久以来的战事，他们互定平等条约和平共存，国与国以高山、沙漠、荒地为界，不再轻易发动战争。

而在四国之外，仍有一个奇特的族群，他们不依附任何国家，过着自主自立的生活。像是游牧民族，又像是只为了生存而结合的一群人，组成分子复杂，而且只为了利益才与外界合作。由于他们成员的层次不一且包含各个不同的族群，故领导者自己命名为“四方盟”。

四国之间的默契与约定，的确暂时维持住了短

暂的和平。

止得了战事，却止不住人心的浮动。为了私情、为了私利，当种种诱惑依然深植人心时，就注定了世界已不能再回到最初的纯善。

当风、雷两国的战事再度开启，纵然水、火两国依旧按兵不动，但这块土地上的平和已被打破，命运之轮再度转动。



处于四国边境的漠地一向少有人迹，然而今天却突然聚集了两方各约十骑的人马，一方由南、一方由北而来。

“你是四方盟主？”南方人马之首眼含兴味地望着前方戴着狼形面具、昂然坐于马上的男人。

“水之国的灭天王爷，有话请直说。”带着面具的男人有着特别低哑的嗓音，一开口就直接道出对方的来历。

水灭天一愣，然后眼神沉了下来。

“你知道我的身份？”他并没有报上名号，是谁泄漏的？

“四方盟要与人做买卖，没有理由连对方是谁都

不知道。”男人平淡地说道，狼形面具上银光一闪，仿佛看透了他的想法。

水灭天收回讶异的表情。

“这代表本王爷可以信任你的能力？”

“如果不相信，王爷现在大可请回。”四方盟并不需要仰人鼻息才能生存，也毋需对任何人卑躬屈膝。

水灭天眯起眼。

在他面前敢放肆的人并不多，而说话敢近乎威胁的人更是没有。这个传闻中狼王令的使者，似乎真有那么一些本事。

“本王爷要你捉一个人，代价是什么？”

“王爷想捉什么人？”

“水仲天。”

“生死不论？”

“不，本王爷要活的。”

“一千石米粮、一百两黄金。”四方盟主回道。

水灭天低笑一声：“只捉一个人就需要这些代价，四方盟索费未免太高。”

面具后的人回以一声淡笑，反问道：“水之王的同胞弟弟、当今水之国王位侯补继承人，难道没有

这些价值？”

“你似乎知道很多事？”

“不多，亦不少。”若连这些消息都不知道，四方盟如何能在四国护佑之外生存？更别说占一席之地。

水灭天凝视着他，而四方盟主亦毫不退缩地任他打量。水灭天不会对任何人付出信任，他这么做只是想估量四方盟的力量是不是值得他托付。

冷风飒飒，刮过傲立在最前头相对的两人。良久，水灭天满意地笑了。

“看来，本王找你合作，还真是找对人了。”

四方盟主不语。

“三天后，本王会先叫人将一半的酬金准备好，同样在这里交给你。希望两个月后，你不会让本王失望。”意思是，两个月后，水灭天要在这里看到成为阶下囚的水仲天。

“一言为定。”

四方盟主微一颌首，双方各自勒马回转，依来时的方向奔驰而去。

1

酉时，一切显得特别宁静、萧索。水之国王宫灯火通明，御书房里仍有着沉沉的议事声。

“将近三百年来，没有人敢轻易再起战事。想不到雷之王一声令下，便动干戈。”几代以来的和平约定就此打破。

站在窗前的身影沉稳刚毅，身着一国之尊才有的王袍，平静的语气里并没有因风、雷两国战事而起的忧心。

“王上，战事开打，我国是否也要先作防范？”虽说以天然景物为界，但四国土地相接，如果边境起战事，那里的居民很难不受波及。

一直望着窗外的男人思考了一会儿才回答：“下令让边境的居民撤离，只留下原来的兵将驻守，若有异国人想闯入，一律逼退。”

“这样……可以吗？”听到这个决定，身为水之

国文官之首的忠长老有点错愕，也有点担心。

不加强驻兵，若是风、雷任何一国的兵队中途转征水之国，那么水之国岂不危险？

水之王轻笑着转回身：“雷昊不会将战事蔓延到水之国，但风之国的逃兵却很有可能误入我国边境。传令所有驻兵不许妄动，不必因为风、雷两国的战事而惊慌，一切事务如常运作即可。”他了解雷昊的能力，若没有必胜的把握，就不会轻易开战。

“臣明白。不过，雷之国与我国关系一向友好，雷之王更是王上的好友，我国是否要出兵援助？”

“一旦出兵援助，这场战役就不只是风、雷两国之间的私怨而已。”水之王走到书桌后坐下，“忠长老，你该明白要维持四国之间的平衡并不容易。雷之王开战有他的原因，而我们却没有出兵的理由。”

和平得来不易，纵使他与雷昊的交情甚深，也不能因为私情而罔顾水之国的人民。再说，他不认为昊会需要他的援助。

“王上说得是。”忠长老恭敬地说道，“另外，水之国一年一度的祭典日即将到来，但风、雷两国在边境开战，那么祭典是否还要照常举行？”

“当然。”水之王翻了翻桌上有关祭典的奏表，

然后抬起头，“邻国开战，民心必定惊惶，现在朕要做的，除了维持国内一切事务正常运作，更要使人民心安。祭典日，朕依旧会亲自前往。”

“这……这是不是太冒险了？”就算水之国平静如常，但王上在这种敏感的时候离开王城，依旧是一项冒险之举。

水之王笑着摇摇头：“忠长老，你担心得太多了，朕何曾惧怕过任何事？”他批改奏章，犹能分心与忠长老对答，“岁末的祈福祭典一向是百姓重视的节日，祭典一切顺利，那么民心便能安定，朕怎么能在祭典上失约于民？夜深了，忠长老先回去休息吧，其他事务待明日早朝后再议。”

“遵旨，臣告退。”忠长老遵从圣意，退出书房。

水之王一直待在书房里看奏章，直到过了亥时，才在内官的服侍下回到寝宫沐浴。仲弟离宫后，他要做的事至少多了一倍，而现在又是水之国最繁忙的时候，他这个君王几乎没有时间休息。

等沐浴完毕，挥退内官后，水之王的睡意依然不深。近子时之际，一只信鸽突然由寝宫外飞入，水之王伸手接住。

在取下信鸽上的纸条后，他将信鸽放入小笼中，

打开信阅读。不一会儿，他将纸条以灯火烧毁，脸上露出微微的笑意。看来，仲弟倒是比他想象的更加快意自在，根本不打算在近期内回国了。

要攘外必先安内，若不是非到不得已，昊不会选择以开战来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。战争只是手段，不是目的，这点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。

风之国易主、战事再起，雷之王一怒为红颜，真是件骇人听闻的事。倒是火之国自从龙修罗即位之后，全国上下齐心，国势愈盛，这才是他必须注意的。火之国与其他三国来往并不密切，谁也不能保证传闻中狂妄自大、性格难测的龙修罗会在下一刻做出什么事。

或许，等这场战事结束后，他该去雷之国拜访一趟，看看能令昊动心的，究竟是什么样的红颜。



入冬后，雪山的雪愈下愈大，几乎整日整夜不曾停歇。雪山上人烟稀少，而雪山下的茶镇却依然人潮汹涌。

“呜呜……”一阵阵低鸣来自雪山一处绝壁的山洞中，伴随在这阵声音后面的，是一缕微蓝的少女

身影。

“雪下得大，不适合你们出去。”她轻声说道，只见身旁一对纯白的异兽同时露出颓丧的神情。

“呜呜……”好想出去跳一跳。

少女弯下身，两手各抚着一只雪兽，让它们温驯地坐下来。

“我知道，在绝儿走了之后，你们更寂寞。可是该散的总会散，世间没有什么永远不离的相聚，也许连我也待不久了。”

少女的视线落在远处朦胧的天空，外显的情绪起伏并不大，派淡然的语气、淡然着的态。

“呜——”两只雪兽一左一右挨近她，依恋的磨蹭里满是不舍。

感觉到身边的依偎，少女收回眼光，低首看着它们。

“如果你们能适应山下的天气，也不必孤独地待在雪山上。但山下有那么多人想抓你们，现在的绝儿纵然是火之国的王妃，也不能保护你们。也许还是让你们留在这里最好。”

“呜呜……”雪兽们摇摇头，仿佛听得出她语气中有一丝道别之意，更是不舍地靠近她。

“很多事就算我能预料得到，也不一定能够躲得过。而既然是我的劫数，迟早都会来，只是这次我能不能活下来，就看天意了。”

“呜——”雪兽们似乎惊慌地看着她。

少女隔着面纱露出了一抹轻浅的微笑。

“不要担心。”她仍是抚着它们，带着一抹安慰的神态，“就算我离开你们，也会通知绝儿。或许让她来将你们带到缥缈峰，那里是罗刹门的所在地，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你们。”

自从两年前为绝儿离开雪山后，她便隐隐约约感觉到一些异样的气息，从星象与命盘的显示看来，她命里的天劫已近。

雪山的天空不应该有雷电，然而近来雪山的天象里，却隐隐约约有了诡异的闪光，每每吓到了两只雪兽，它们也感应到了天地的微妙变化。

雪兽虽是人世间平凡的生物之一，但由于生长环境的奇特，再加上跟着师父与她修行，身上所凝聚的灵气早已远胜一般人，因为珍贵而受人觊觎，也因此有了雪山奇兽能延年益寿、增添功力的说法。雪兽本身或许有奇用，但绝对不是让野心分子拥有的。

“呜呜……”雪兽偎着她，银亮的眼瞳里似乎泛出水光。

“不要舍不得，不然，我找师父回来陪你们，好吗？”

两只雪兽听到“师父”两个字，眼睛忽然都瞪直，同时看着她的眼神里好像在抗议。少女忍不住轻笑了起来。

“如果让师父知道你们居然这么不喜欢他回来，他肯定会说你们两个‘忘恩负义’。”

雪兽原本是被有“神算”之称的卜算子所救，结果却喜欢她与绝儿更甚于救命恩人，也难怪卜算子老说他这辈子都在做“白工”——因为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好事，然而得到的感激却很少。

“呜呜——”雪兽们不以为然地叫了两声，似乎对她更有依恋之情。

望着洞外的飘雪渐渐稀落，少女缓缓起身，雪兽也跟着站了起来。

“雪下小了，我们就到外面走走，好吗？”她的一句询问得到两只雪兽兴奋的回答。

少女抛出腰间的白绫缚住对岸，让两只雪兽能通过洞外的万丈深渊，而后她轻盈地飞跃至对崖，

将白绫收回缚在腰间，一人两兽缓缓踏在雪地上，往雪山的深处走去。



愈是人烟稀少、众人以为神秘的地方，就有愈多不知是真是假的传闻。

两年前雪兽被抓走时，那个救回雪兽的女人后来成为火王修罗的王妃。就在众人以为雪兽可夺之时，雪山上竟还有另一名护持着雪兽的少女，让众人打的如意算盘再度落空。

趁着祭典出宫之便，水之王再度来到雪山下的茶镇，听到的，还是这些一成不变的传言。他旋身欲去雪山，不想再听这些疯言疯语，然而就在他踏出茶棚之际，一道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
“你们注意到了没？最近的雪山很奇怪。”

“哪里奇怪？”

“入夜之后，雪山上应该是一片黑黑暗暗的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可是在这几天的夜晚，雪山上却不时出现一些闪光，好像是闪电喔！”

“怎么可能？！”听的人轻轻嗤鼻，“雪山一整年都在下雪，从来没打过雷，更不可能有闪电。”

“是真的！”说的人用力强调，“我真的看见了。”

“好，那我们打赌，今天晚上大家都留在这里，如果有闪电，算我输，那我就请你吃一顿……”接下来说些什么已不重要了。

闪电？！

是一时的异象，或是什么征兆？

不及细想，水之王转身朝雪山的路走去。

“公子……”跟在水之王身后的随从迟疑地阻止。

“嗯？”水之王脚步依然没有停。

“雪山上有异象，请公子莫要涉险。”两天后就是祭典，王上必须准时出现在祭典之上。身为一国之君，不声不响单独离开禁卫军的保护已是大忌，现在王居然还要往危险的地方去，这怎么可以？！

“末龙，你愈来愈多话了。”水之王淡淡回道，往雪山的心意不曾稍减。

看到这种状况，就算末龙有再多的真谏、规劝、提醒……也一下子都咽回肚子里去了。

五年前，王在雪山上失踪三天三夜，当时禁卫军陷于兵荒马乱的寻找中，他才想自杀以谢罪的时候，王终于平安出现。但在那之后，每年王总会趁

参加祭典的时机，抽空偷偷跑来这里。连续五年都这样，他却从来没有见过王上口中所说的那名女子。

末龙是水之王身边的贴身护卫，有了五年前来不及救援而令王陷于生命危险的教训，他的内疚从来没有消失，也因此现在的他总是紧跟在水之王身边，不敢再让王离开他的视线范围。

就在他们上山的途中，渐渐被夜色笼罩的天际突然出现微微的闪光，一道又一道，在黑暗的夜空中形成奇诡的景象。

末龙在水之王身后顿住脚步。

“这……”他抬头，被这种诡谲的天象震撼住了。

远处天际的闪光并没有减少，反而由隐约的闪烁逐渐凝聚成明显的光线，忽明忽灭地传递着危险的气息。

水之王凝视着一道道闪过的光芒，那些近似闪电的光线像是努力朝着某个方向凝聚。

一种不祥的预感敲上心头，令他浑身一震。

“王，我们——”这么危险的地方，他们还是快点离开的好，末龙才想劝离，却见水之王忽然拔足往前狂奔。“王！”末龙急起直追，然而水之王的身